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七十五回 冥司中報應秦檜

是時，綠衣吏又引胡生至觀溟冷之獄，見夜叉以長矛貫檜等沉於寒水中，霜刀亂斫，骨肉皆碎。良久，以鐵鉤挽而出之，仍驅於舊所，以釘釘手足於銅柱，用沸油淋之。餓則食以鐵丸，渴則飲以銅汁。吏曰：「此曹凡三日則遍歷諸獄，受諸苦楚。三年之後，變為牛羊犬豕，生於凡世，使人烹剝而食其肉。其妻亦為牝豕，與人育雛，食人不活，亦不免刀烹之苦。今此眾已為畜類於世五十餘次矣。」生問曰：「其罪有限乎？」吏曰：「歷萬劫而無已，豈有限焉。」復引生至西垣，一小門題曰「奸回之獄」，荷桎梏者百餘人，舉身插刀，渾類猥形。生曰：「此曹何人？」吏曰：「是皆歷代將相奸回黨惡欺君罔上蠹國害民者，每三日亦與秦檜等同受其刑，三年後變為畜類，皆同檜也。」復至南垣，一小門題曰「不忠內臣之獄」，內有牝牛數百，皆以鐵索貫鼻係於鐵柱四圍，以火炙之，生曰：「牛，畜類也，何罪而致是耶？」吏曰：「君勿言，姑俟觀之。」即呼獄卒以巨扇拂火，須臾烈燄互天，牛皆不勝其苦，嗥吼躑躅，皮肉皆爛。良久，大震一聲，皮忽綻裂，突出者皆人。視之俱無鬚髯，悉寺人也。吏呼夜叉擲於鑊湯中烹之。已而皮肉融液，惟有白骨而已。復以冷水沃之，仍復人形。吏請問，曰：「此皆歷代宦官，漢之十常侍，唐之李輔國、仇士良、王守澄、田令孜，宋之閻文應、童貫之徒。曩者長養禁中，錦衣玉食，欺枉人主，妒害忠良，濁亂海內，今受此報，應劫而不原也。」復至東壁，男女以千數，皆裸身跣足，或烹剝剖心，或坐燒春磨，哀痛之聲，徹聞數里。吏曰：「是皆在生為官為吏，慣污虐民，不孝於親，不友兄弟，悖負師友，姦淫背夫，為盜為賊，不仁不義者，皆受此報。」生見之大喜，歎曰：「今日始出吾不平之氣也。」吏笑攜生之手偕出，仍至靈殿，再拜叩首謝曰：「可謂天地無私，鬼神明察，善惡不能遙其責也。」王曰：「爾既見之，心已坦然，更煩為吾作一判文，以梟秦檜父子夫妻之過。」即命吏以紙筆給之，生辭謝弗獲，為之判曰：嘗謂軒輅得六相而助理萬機，則神明應至；虞舜有五臣以揆持百事，而內外平成。苟非懷經天緯地之才，曷敢受調鼎持衡之任。今照奸臣秦檜，斗筭之器，閭閻小人。

雖居宰輔之名，實乃匹夫之輩。獐頭鼠目，同至意以逢迎；羊質虎皮，阿邪情而諂諛。豈有論道經邦之志？全無扶危拯溺之心。久占都堂，懷奸謀而肆為僭分，閉塞賢路，固寵渥而妒忌賢良。殘傷猶剝掠之徒，貪鄙勝穿窬之盜。既忝職居宰輔，而叨任處公台。惟知黃閣之榮華，罔竭赤心之左右。欺君罔上，擅行予奪之權；嫉善妒能，專起冤誅之典。姦宄逾於莽、操，兇頑尤勝斯、高。以梟獍之心，蠍蛇成性。忠臣義士，盡陷於羅網之中；賊子亂臣，咸置於廟廊之上。視本朝如敝屣，通敵國若宗親。鳴鷹啄架臂之人，猘犬吠豕牢之主。奸心迷暗，受詭胡兀兀之私盟；凶行荒殘，害賢將岳飛之正命。悍妻王氏，不言豹隱，而言放虎之難；愚子秦熺，只顧狼貪，不顧迴鸞之幸。一家同情而穢惡，萬民共怒以含冤。雖僥倖免乎陽誅，其業報還教陰受。數其罪狀，書千張繭紙不能盡其詳，察此愆尤，歷萬劫畜生不足償其責。合行榜示，幽顯同知。

生將稿呈上，王覽之大喜，贊曰：「謙正之士也。」生因告曰：「奸回受報，僕已目擊，信不誣矣。其他忠臣義士在於何所？願希一見，以適鄙懷，不勝感幸。」王俛首而思，良久乃曰：「諸公皆生人中為王公大人，享受天祿三十餘次矣。壽滿天年，仍還原所。子既求見，吾請躬導之。」於是，登輿而前，俾從者殿，生於後，行五里許，但見瓊樓玉殿，碧瓦參差，朱牌金字，題曰「忠賢天爵之府」。既入，有仙童數百，皆衣紫綃之衣，懸丹霞玉佩，執彩幢絳節，持羽葆花旗，雲氣繽紛，天花飛舞，鸞嘯風唱，仙樂鏗鏘，異香馥鬱，襲人不散。殿上坐者百餘人，皆冠通天之冠，衣雲錦之裳，躡珠霓之履，玉珂瓊佩，光彩射人。絳綃玉女五百餘人，或執五明之扇，或捧八寶之盃，環侍左右。見王至悉降階迎迓，賓主禮畢，分東西而坐。采女數人，執瑪瑙之壺，捧玻璃之盞，薦龍睛之果，傾鳳髓之茶，世罕聞見。茶既畢，王乃道生所見之故，命生致拜，諸公皆答之盡禮，同聲贊曰：「先生可謂仁者，能愛人能惡人矣。」乃具席，命生坐於右。生謙退再三，不敢當賓禮。王曰：「諸公以子斯文，故待之厚，何用苦辭。」生乃揖謝而坐。王謂生曰：「座上皆歷代忠良之臣，節義之士，在陽則流芳百世，身逝則陰享天恩。每遇明君治世，則生為王侯將相，黼朝廷，功施社稷，以輔雍熙之治也。」言罷，命朱衣一吏送生還，謂生曰：「於壽七十有二，今復延一紀，食肉躍馬五十一年。」生大悅，再拜而謝。及辭諸公而出。行十餘里，天色漸明。朱衣指謂生曰：「日出處即汝家也。」生挽二吏衣延歸謝之。二吏堅卻不允。再三挽留，不覺失手而釋，即展臂而寢，時漏下五鼓矣。